

一世之雄而今安在

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

上海文苑編譯社印行



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提要

天儀生 多山合著

此爲天憲。冬山兩君合撰。兩君交遊最廣。去歲遊燕。適值帝制回復之日。因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帝制發生之內幕。袁氏得意失意之怪現狀。六君子。十三太保。阿諛取媚之醜態。以及宮庭瑣事。凡滑稽而有趣味者。共二百餘則。酒後茶餘。讀之可發一大噱。



序言

項城袁氏自帝制自爲起至取消洪憲止計其時期僅八十有三日耳此八十三日中乃爲袁氏生平第一滿意時代彼時如官吏之勸進各省之請願人民之憤恨民黨之反對色彩形狀態百出波譎雲湧亦無不呈現於此八十三日期之內夫固盡人而知之矣至帝制自爲之內幕袁氏之得意忘形心腹爪牙之阿諛取媚下及宮中府中之瑣事微言外間未由得知卽知之亦未必纖悉靡遺何者蓋無專書故也去歲秋冬之交余偕冬山君浪迹至京適值帝制熱度正熾而京中與余交游之友附和者有之否認者亦有之更有給役於公府者亦各持贊同反對兩種態度不過因伏處專制魔王勢力範圍之下蘊蓄於心不敢宣之於口耳顧余爲弄筆書生其至京也爲漫游而來初未含有何項政治臭味每屆暇時與諸友促膝傾談之際輒用個人交誼名義向之叩其內幕其附和帝制者方且卽己身之榮遇粉飾其詞詬詬然自鳴得意卽否認帝制之輩亦邀料余不致宣洩此中祕密乃潛向余歷述顛末事實旣翔實而精確之詞旨亦滑稽而有趣余聽之固樂而忘倦卽冬山君亦覺醉醺有味也述已友人囑余

及冬山曰此項事蹟出余之口入兩君之耳幸勿爲外人道也余領之未幾余偕冬山倦游南下僑居海上不數月聞項城已取消帝制且死矣因與冬山就所見聞並當時所謂應守祕密者拉雜書之定名曰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全書凡二百餘則都五萬傳餘言在著者決非以耳代目之讐言而閱者定當發噴飯捧腹之狂噱蓋是編於正軼事而外尤別饒風趣也民國五年八月大懺生序

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目錄

卷上

屋裏皇帝

乾兒自稱臣兒

薛子奇造奇孽

于夫人之愚

陛下莫呼我爲阮鬍子

楊度不封爵之懊喪語

六君子之奇譏

天文家之獻媚

楊度自比太公

項城之嚇璫太妃語

孫胡之媚袁語

雙料貴人與駙馬皇帝

皇帝總統

袁欲爲太上皇

梁士詒索首揆

皇帝還有假的麼

不准袁不同姓袁

項城之滑稽語

龜板卽十三太保

死龍藤

某總長之背後語

同你一齊死

民國洪憲

笑罵由他笑罵

王式通定朝儀

保世克家

如何將我比曹操

鴉片皇帝

送他賄儀一份

欽命都督

奉旨吸鴉片

龍王與閻王

六君子特別徽號

誰爲皇后

恨殺老天

御廚頭

帝國鈔票

乾隆鬚

皇帝吃龜肉

皇帝不必讀書多

以弟視阮忠樞

袁不同之命意

袁入口成園字

華洋服飾並用

以楊度比楊雄

身著胡服

慰亭有妹

慰亭有弟

大小廳房

五等爵巧合八十三數目

陷我不義

塗去不字

強姦民意之一

袁之李龜年

勸進書之珍藏

萬綠叢中一點紅

天無靈也

蝗蟲生死之朕兆

四子書變爲三子書

女太監

兩個破天荒

皇帝兵與太子兵

八十三日之預兆

梁士詒之拍馬屁

梁上燕

吐哺握髮

放大照相

洪憲音似

狗矢不如

再世人

稱朕而氣絕

中國何能沒皇帝

袁爲東方拿破崙

滑稽家之謔語

一千金一日報館之津貼

萬急易萬歲

籌安不安

曉策六鼈

君臣談天

玉皇大帝勅封南海龍王

猴子精與龍精

我不與瘋子計較

皇總與帝統之奇談

忽談政事敢干嚴究

皇帝夢之識語

他也學小老婆放刁麼

你做曹丕我做曹植

候補皇帝與候選宰相

中將湯

可知他說的是假話

原來他供的是宣統萬歲牌

袁克定使婦割股

畢竟老妾多情

御乾兒奔喪

有人說袁假死

卷下

中西合璧之元首

皇帝傳染病

皇帝家奴

以天下傳壇

民有二王

袁公子之議論

袁不同爲祖宗雪恥

徐東海之被迫

皇帝之老友

某巡按之官樣文章

尿毒與梅毒

觀音之詩籤

湯臥果之異

楊度之見鬼

明太祖畫像自動

責令藥鋪貢獻肉桂

甯爲帝國犬

收買報館之趣談

私生之皇帝

黃遠庸罵薛大可

黃遠庸論帝制

項城之感懷詩

古德諾之趣語

梁士詒之調查國體

未來之皇妃二則

拜跪禮之習練

皇帝之親家

墳丁之趨炎

- 赤龍出現 衛兵荷廢鎗
禁食龍眼 門聯之笑柄
新華宮之匾封 御屎與御史
中華帝國之三傑 天子天孫
感事詩 世襲之總統
民國立君 皇帝之相思病
皇帝與乞兒 皇帝之嗜好
亡八亡於八 紀念銅幣
李厚基罵許世英 宣統帝所上賀表
美人情重江山輕 無命做皇后
坐江山之預兆 元元節
龍旗之笑談 便壺上之龍
急淚 死不瞑目

臨死時之罵人

老佛爺第二

六君子賣人

陳宦口中之大義

漆匠之義憤

弔項城詩

搬遷新華宮遺物

外人口中之袁世凱

大行

猴戲

皇帝戲

皇帝輪不着老弟

陳宦之催命符

某遺老之妙言

總統夫人爲外國頭銜

母女皇后

袁克文似曹子建

甘爲袁家子孫

諷梁士詰詩

改良太監

今上與陛下

親王沒人要

某武人之質問

新華宮之妖

夢陳英士索命

諱疾二則

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 目錄

玉璽之研究

于夫人之招魂

嚴父陵之頑固

真遺囑與假遺囑

心疾

四不像之龍袍

新華宮之古碑

衣笥中之蛇

醒世詩

籌安會之末路

弔新華宮曲

洪憲與洪害

孫少侯與孫中山

袁乃寬之改字

遺物之秘密

忌黃

袁乃寬之濫支公款

童謠

特別之郵片

趙爾巽之妙言
請願團之笑柄

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談 卷上

天懺生

屋裏皇帝

當袁實行帝制時京師都人士謂有皇帝而無國號意者將爲民國大皇帝乎未幾洪憲紀元之命令既下又謂有國號而無皇帝其實袁之意旨始欲於民國五年一月一日登極嗣因籌備不及乃改期於陰歷丙辰元旦實行正位彼在宮中對於妻子子女及給役人等皆稱孤道朕而人亦以萬歲爺陛下呼之比袁死後當時謂爲屋裏皇帝云（按屋裏皇帝爲京師諺語）

乾兒自稱臣兒

改元洪憲之命令明降以後袁乾兒某首先改呈爲奏摺稱袁爲中華帝國大皇帝陞下下署臣某謹奏字樣此端一開而某某省將軍巡按使亦效其所爲爭取媚於袁聞袁以此項稱臣奏章悉署玻璃櫬中藏諸密室以爲永久紀念一日袁致密函於某令其強姦省民意某覆袁書曰該省之事臣兒願負完全責任父王無勞垂念云云袁

得書大喜謂其夫人曰這小孩子很知趣我打算正位後効漢高祖賜姓婁敬故事因此意達某逐侈然以候補之袁氏子自居云

薛子奇造奇孽

京師亞細亞報經理薛大可初爲宗社黨餘孽嗣見袁欲實行帝制乃依附之爲他日利祿計向袁請得巨資於上海開設分館極力鼓吹時京津及南方各報反對帝制甚力對於薛大可冷譏熱嘲不留餘地一日天津某外報標變形之插畫曰薛子奇造奇孽蓋以子字連屬薛字下成一「孽」字可謂綺思巧合然亦謔而虛矣

于夫人之愚

大典籌備處爲袁置辦御用品物窮極侈麗其他事姑不論第就一檀香寶座而言價值四十餘萬其餘如珠襪一襲亦在五萬金以上時袁之夫人于氏見籌備各物中獨無皇后之裝飾品乃向袁詰責曰安有夫爲天子而婦仍服常服乎茲弗爲我籌備然則子固無婦耶袁以無此項之餘金對于氏出其平日之儲蓄予籌備處代購冠裳數事于憎其不華艱乃謂長子克定曰俟汝將來卽位再爲我製佳品也未幾袁死于氏

知皇后及太后之希望已絕。摺疊冠。宴於箱篋中。曰。吾生前弗能着。此將來我死後。着之畢竟博得。泉壤間之光榮也。衆皆嗤其愚。

陛下莫呼我爲阮鬍子

內史監阮忠樞隨袁歷有年。所性情契合。而又形迹不拘。袁見阮長髯。繞頰戲以阮鬍子呼之。迨袁欲稱帝。阮要於袁曰。今後陛下勿再謂臣爲阮鬍子也。袁詰其故。阮曰。阮鬍子爲前明亡國大夫。茲陛下甫將御極。何取乎此不祥之諱名。陛下不爲臣計。獨不爲萬年基業計乎。袁笑而領之。遂易其名爲阮老五。(阮忠樞行五)阮曰。陛下以是名呼臣。是以短命兒郎視我也。袁默然。厥後袁死。則所謂短命者。蓋不指此。而指彼矣。斯語殆成言讖歟。按忠樞長於詞曲。又解音律。且刻意媚袁。與阮大鋮之行逕如出一轍。斯亦奇矣。

楊度不封爵之懊喪語

當籌安會之發起也。袁曾允封楊度爵位。居五等之首。楊歸而告其妻。妻謂指日爾等將爲爵夫人。妻妾皆喜。不自勝。及洪憲紀元後。袁勅封各省將軍巡按使公侯伯子男。

有差而籌安會六君子獨不與楊之妻妾謂楊給已詬諱相加楊亦嫉受袁氏之欺忿甚僞言膺疾家居數日弗出袁召之入府議事亦不往袁知其意因貽以親筆書曰還者吾大封各省軍民兩長蓋爲收拾人心計君之功業超過同儕俟吾正位酬庸報德首先及予他日爵位當與親王相埒君胡迫不能待乎楊得書意始釋然迨袁取消帝制楊度對其妻妾躊躇嘆曰他皇帝做不成可惜我到手的親王也同歸於盡了其妻曰即使當日封了你如今亦隨洪憲俱去楊曰到底榮耀得一時哩聞者粲然

六君子之奇識

籌安會首領本爲六人當時稱之爲六君子適觸楊度之忌諱蓋恐與戊戌死難之六君子相混也因開秘密會議欲羅致有名人物加入會中以避此不祥之名此風一播一般利祿薰心之徒疇不思攀龍附鳳不期入會者十有三人梁士詒實居十三太保保爲數雖十九人除去梁財神則爲三六一十八仍未避去六君子之徽號楊聞是語亦無如何也